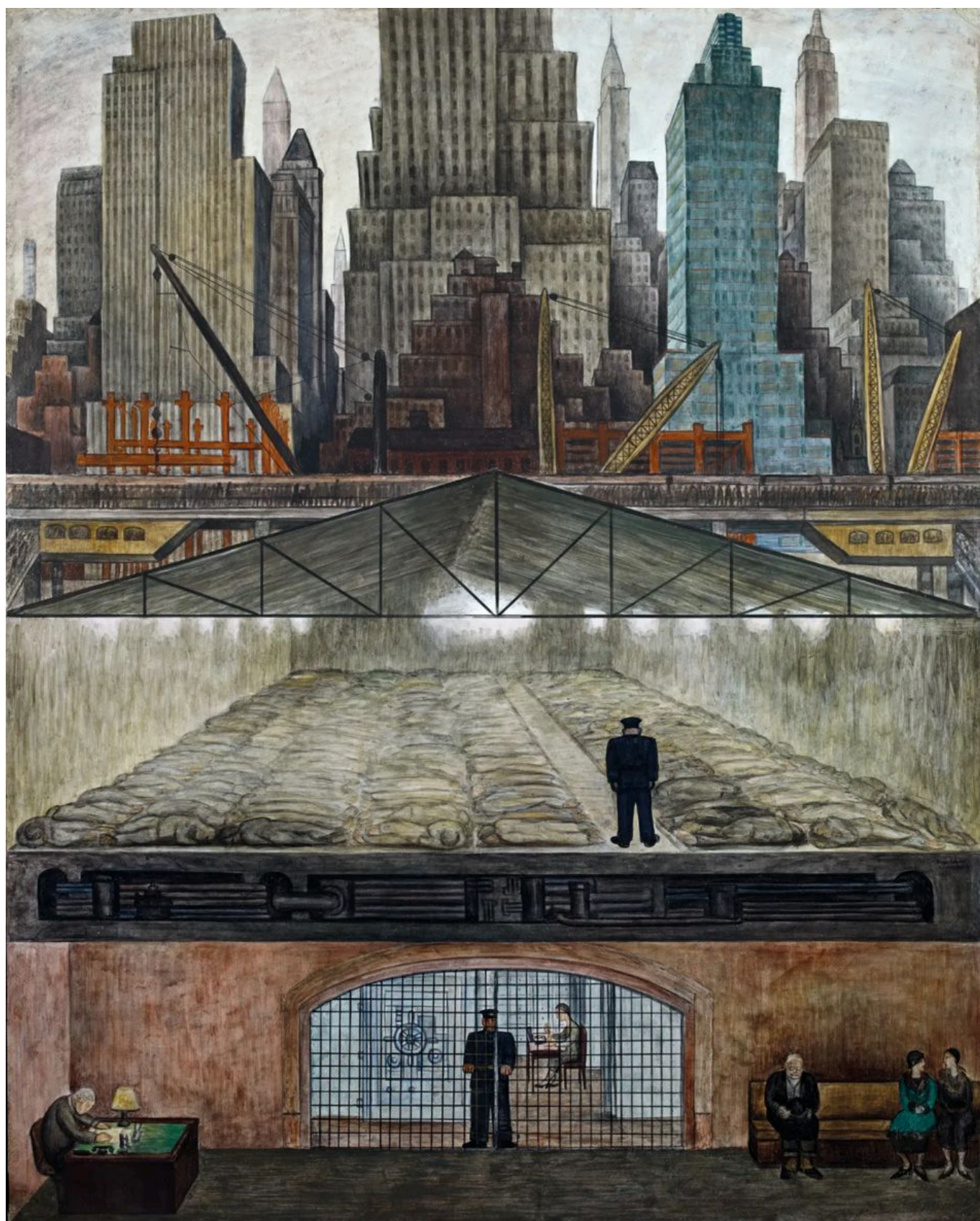


2022年第25期新闻稿： 我们需要建造未来的大厦



《冻结的资产》迭戈·里维拉（墨西哥）作于1931年

亲爱的朋友们：

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。

2022年4月，联合国设立全球粮食、能源和金融危机应对小组（Global Crisis Response Group on Food, Energy, and Finance），负责跟踪粮食通胀、燃油通胀、金融困境这三大危机。应对小组于2022年6月8日发布第二份**简报**，表示自新冠全球疫情爆发两年来：

世界经济处于脆弱状态。如今，60%的劳动者实际收入低于疫情前水平；60%的最贫穷国家处于或极有可能面临债务危机；发展中国家每年的社会保障缺口高达1.2万亿美元；实现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（SDGs）每年所需资金达到史无前例的4.3万亿美元。

这是对当前全球危局极为合理的描述，而且情况可能将恶化。

根据联合国全球危机应对小组的统计，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已减少了在全球疫情期间提供的救济资金。报告表示：“如不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安全网络进行充分扩展，发展中国家面临饥饿的贫穷家庭或将减少相关医疗支出；因新冠疫情暂时离校的学生或将被长期排除在教育体系之外；小农户、小企业主或将因能源费提高而歇业。”



《乌西利亚》雷纳托·古图索（意大利）作于1974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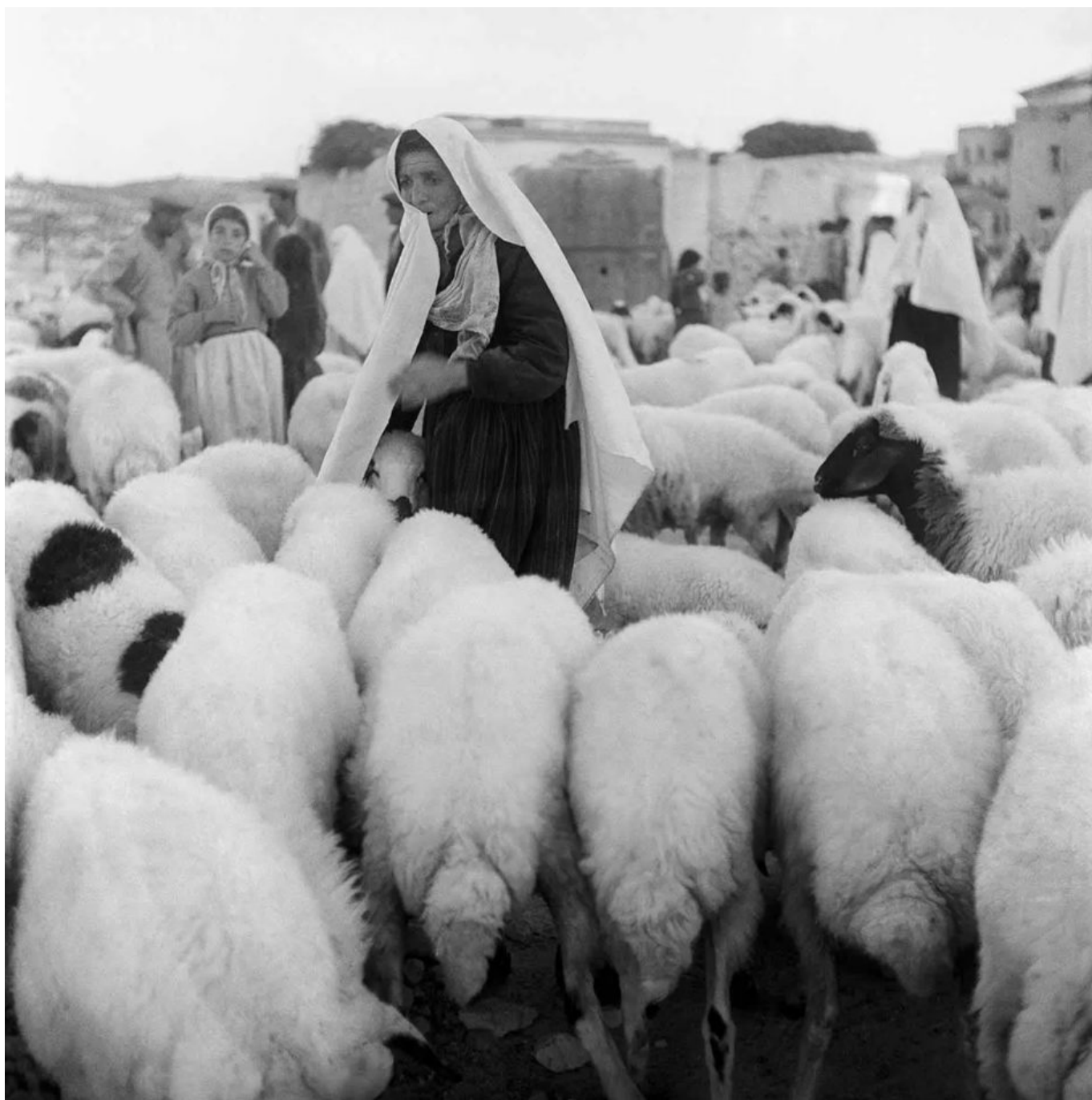
世界银行**报告**称，至少到2024年底，粮食、燃料价格将维持极高水平。随着小麦、油菜籽价格上涨，全球各地（包括富裕国家）均有工薪家庭开始减少餐食次数的报道。粮食紧张形势使得联合国秘书长普惠金融特别代表（United Nations Secretary-General's Special Advocate for Inclusive Finance for Development）、荷兰王后马克西玛**预计**，许多家庭每天将只吃一餐；她表示这在全世界都“将导致更多不稳定因素”。世界经济论坛进一步**表示**，如考虑抵押贷款利率增加以及工资不足，我们正处于一场“完美风暴”之中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格奥尔基耶娃5月底**表示**“前景更加黯淡了”。



《咖啡豆收割者》坎迪多·波蒂纳里（巴西）作于1935年

这些预测出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、世界银行、世界经济论坛、联合国等全球权威机构的中心人物、甚至一位王后之口。他们虽然都承认这次危机具有全局性，却不愿坦承其潜在的经济过程，甚至不愿意给当下形势取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。全球投资机构凯雷集团创始人大卫·鲁宾斯坦谈到，他在卡特政府中任职时，当时的通胀顾问阿尔弗雷德·卡恩**告诫**他们不要使用“衰退”（recession）一词，说会“让人恐慌”，建议用“香蕉”（banana）作指代。套用这个思路，鲁宾斯坦在谈到当前形势时**表示**：“我不认为目前已经进入香蕉，但离香蕉也不算远了。”

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迈克尔·罗伯茨并不用“香蕉”之类词语掩耳盗铃。罗伯茨一直在研究全球资本平均利润率，他表示这一比率自1997年以来在持续下降，偶有微幅回升。这一趋势因2007-2008年的全球金融崩溃乃至2008年经济大衰退而更加恶化。他认为，自那时起，世界经济就深陷“**长期萧条**”，资本利润率在新冠疫情前夕的2019年达到历史最低水平。



《母亲》 伊尔迪兹·莫兰（土耳其）作于1956年

罗伯茨写道：“在资本主义制度中，利润驱动投资，因此盈利能力下降导致生产性投资增长缓慢。”正如罗伯茨所言，资本主义机构已经从生产活动的投资**转向**了“股票债券市场、加密货币的梦幻世界”。顺便提一句，加密货币市场今年已**狂跌**超50%。全球北方的利润缩水促使资本家去全球南方**追逐**利润，**打压**任何威胁其金融、政治霸权的国家（尤其是中俄两国），必要时甚至会诉诸武力。

通胀来势汹汹，但通胀仅是一个深层问题的症状，而非原因。问题不仅仅是乌克兰战争或是疫情，更是一个已被数据证实却在媒体发布会上被否认的事实：深陷长期萧条的资本主义制度无法自我修复。

今年早些时候，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将发布由经济学家桑古尔·萨夫兰、艾哈迈德·托纳克撰写的有关危机理论的第4期笔记，文章将十分鲜明地确立这些观点。



《无题》 阿布迪亚（科特迪瓦）作于2013年

如今，资本主义经济理论的出发点是假设任何解决经济危机（比如通胀危机）的做法都不得“令食利者失望”，这是凯恩斯在1923年所写的原话。富有债权人和主要资本主义机构控制着全球北方的政策方向，以确保其资金价值（少数人拥有的数万亿美元）安全无虞。正如凯恩斯在近一百年前所写，不能令他们失望。

美国、欧元区推行的抗通胀政策不会减轻这些国家劳动人民的负担，当然更不用说负债累累的全球南方。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承认其货币政策“将导致一些痛苦”，但受苦的并不是所有人。亚马逊的贝索斯则更为诚实，发推说“通胀就像是一种累退税，伤害的主要是最不富裕的人。”北大西洋地区的利率持续上涨，该地区普通人获得金钱的代价昂贵得多，而全球南方也几乎不可能以美元借款偿还国家债务。提高利率、收紧劳动力市场是对劳动阶级和发展中国家的直接打击。

全球北方各国政府发动的阶级战争并非不可避免，另有一些可行的策略，比如以下几点：

1. 对全球富人征税。全世界亿万富豪有2668人，身价总计7万亿美元，但他们隐匿在非法避税港的资金高达40万亿美元。这些财富可用于利于社会的事业。乐施会指出，排名前10的顶级富豪拥有的财富

超过了31亿人（占全球人口40%）的财富总和。

2. 对大企业征税。它们的利润**上涨**超乎想象。美国公司**利润**上升37%，远高于通胀、薪资上涨率。知名金融服务公司摩根士丹利美国首席经济学家艾伦·赞特纳**认为**，在这次长期萧条期间，美国工人阶级在国内生产总值所占份额出现了“史无前例”的下降。她**呼吁**回归较为公平的利润-工资平衡。
3. 利用这一社会财富提高社会性开支，比如解决饥饿、清除文盲、建立医疗卫生体系以及零碳公共交通等的资金。
4. 对粮食、化肥、燃料、药品等特别推高通胀的商品设立价格**管控**。



著名的巴巴多斯作家乔治·拉明（1927–2022年）最近**离开**了我们。拉明在他1966年的文章《西印度人民》中说：“我们未来的大厦非但没有完成，连脚手架都没有搭起来。”这位远见卓识的强者发出了如此强烈的感叹，他希望在西印度群岛、加勒比的故乡能改变为一个自立自主、能为人民排忧解难的地方。这没有成为现实。奇怪的是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格奥尔基耶娃却在最近一篇**文章**中引用了这句话，呼吁该地区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合作。格奥尔基耶娃和她的同事大概没有读完拉明讲话的全文，因为下面这段话在现在和在1966年一样发人深省：

我相信，在这个大厅里有一群让人敬畏的经济学家。他们教授生存统计学，他们预测和警示自由的相对价格……（我）想请大家记住一个巴巴多斯普通工人的故事。当另一个大概十年没见的西印度人问他“情况如何？”时，他回答说：“草地是绿的，但他们用一根短绳绑着我。”

热忱的

Vijay